

宣教隨筆

宣教隨筆十七: 現代宣教神學的重要話題(二)

葉大銘博士

上期簡述神的宣教的起源與內容中心，今期談論神的宣教神學對神學的影響。

西方教會千多年來都是處於西方基督世界(Christendom)的情況內。所發展出來的神學和神學教育，借著宣教傳遍世界，使主要世界的神學思潮和教育都跟著西方，帶來錯覺以為西方基督世界的神學¹是唯一神學，西方神學教育是唯一教育方法。

現在西方基督世界已經消逝²。除了美國，所有西方教會都承認西方基督世界不再存在。即使美國保守派教會不願意面對事實³，統計數位與社會情況顯示美國社會也不再是西方基督世界。

在這個處境下，神的宣教神學興起，帶來普世神學很大的貢獻。這貢獻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 神的宣教神學帶來西方神學的重整

1. 神的宣教神學帶來宣教釋經學 (missional hermeneutic)

西方釋經學是以分析為基礎。分析當然是基要的，但是任何人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前設的影響⁴。神的宣教神學帶來的宣教釋經學，就以神的宣教為釋經的前設。

萊特(Christopher Wright)指出聖經是一個大故事，其內容中心就是神的宣教⁵。神賜聖經給我們的目的是使我們可以與神相交(約一 1:3)，並塑造信徒和教會參與宣教(提後 3:16,17)。從五旬節開始，使徒的事奉是成立和建立教會，他們寫聖經的目的也是成立和建立教會⁶。宣教釋經學就是從神的宣教的立場來釋經，主要作用是幫助教會成長，無論是教會聚集時或教會走進社會時，都忠實活出基督身體的樣式⁷。

根據 Hunsberger 現在宣教釋經學有四個方向：

a. 聖經大故事的宣教方向

這是萊特和 Goheen⁸的提倡。聖經故事是聖經的架構，而這故事是有關神的宣教，與神的子民參與這宣教。聖經的每部分都要從這立場來理解，否則便不能真正理解了。其他三方向都是根基於這方向⁹。

b. 聖經的宣教目的

這是 Guder¹⁰的提倡。神賜聖經給人是有目的，就是塑造和裝備神的子民作宣教見證。所以釋經要達到這個目的¹¹。

c. 讀者的處境

這是 Barram 的提倡。神藉聖經給讀者(地方教會) 特定宣教使命。因讀者(地方教會)有其特殊社會處境，釋經是使讀者(地方教會)在這處境下明白他們的使命是什麼。釋經時要問特殊社會處境帶來的問題：

這段經文怎樣挑戰我們的前設和盲點？

這段經文怎樣闡明基督徒行為和企圖？

我們對這段經文的理解是否過分著重基督裏的勝利，而忽略了十字架？

這段經文怎樣向窮人傳福音與使被擄的得釋放？我們的處境怎樣會使我們曲解這信息？

我們對這段經文的理解有否使我們承認個人與結構性罪惡？

這段經文怎樣闡明神在世界、我們的國家、城市與近鄰的作為？我們被召可以作什麼？¹²

d. 宣教與文化的互動

這是 Brownson 的提倡。新約聖經的內容與三個因素有關：舊約的傳統、當時的處境與福音。新約作者應用舊約的傳統，針對當時宣教的處境，闡明福音的意義。這三個因素的互動帶來教會宣教的呼召，也成為釋經的原則¹³。

2. 神的宣教神學帶來後西方基督世界神學

西方神學有幾個缺點。首先它從不提及宣教，因為西方已是基督教國家，不需要宣教。宣教是對外蠻夷的工作，不是神學的題目，而是實踐神學的題目。

其次西方神學的內容是標題性，但是標題沒有中心聯繫，給人的印象是互相脫節的。例如神論、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等沒有清晰的彼此聯繫。因為缺乏聯繫，每個論點容易成為片面，不能全面闡釋。例如中世紀後救恩變為個人因信基督而得到拯救福氣，失去了神的國的意義和要求。基督論將基督作為救主和作為主分開。教會論也變為制度的設立和信條的接納，信條不是為了建立教會信徒，而成為不同宗派之爭論點¹⁴。

神的宣教神學可以彌補西方神學的缺乏。神的宣教既然是聖經的中心點，西方神學的所有標題靠這點得到聯繫，並按著聖經全面表達其內容。

這個神學的沿革是從巴特(Barth)的神學開始。福音派可能對巴特有一些抗拒，認為他的神學是修正統神學。一方面，巴特雖然強調神的道的權威，但是這道是基督，不是聖經，所以的確不符合福音派的信仰。另一方面，巴特的寫作很著重聖經，因為藉著聖靈的工作，聖經可以成為神的道。他的教會神學(*Church Dogmatics*) 引用經文約 15,000 次，有約 2,000 次詳細解釋經文，所以他是根據聖經寫神學的。巴特對神的宣教有極重大貢獻，是宣教學不可以忽略的。

在巴特的神學中，宣教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宣教是出於三一神的本質。神不單在作為上向外與被造物建立關係(*ad extra*)，更甚的是這向外性是神的內在本體(*ad intra*)¹⁵。這點將於下期更詳細論述。巴特的拯救論以復和為中心，而不是稱義。復和是出自神的向外性本質，因此復和也是教會的本質，所以教會一定是宣教教會，沒有宣教便不是教會了¹⁶。稱義是與聖靈召聚教會不可分開。成聖也與聖靈的建立教會不可分開。這些都是宣教的內容。最後巴特指出復和的福音不可停於稱義和成聖，而是帶來信徒的呼召與差遣¹⁷。巴特從聖經闡述的神學，很清楚說明神的宣教是神學中心。

神的宣教神學並不是西方的神學，而可以成為普世神學的根基。神的宣教神學可以按著不同處境發展為多種神學，幫助建立不同處境的教會參與宣教¹⁸。

3. 後西方基督世界教會歷史

西方基督世界教會歷史以西方教會歷史為中心內容，非西方教會歷史只屬於宣教歷史，只是宣教科目。給人的印象是非西方裏神沒有什麼救贖作為，也沒有重要教會歷史。

這個西方的壟斷已經結束了。但是有什麼世界性的教會歷史可以處代呢？現在開始有教會歷史家重新的寫教會歷史，例如美國的 Dale Irwin 和 Scott Sundquist，非洲的 Kwame Bediako。這些都是少數，普世教會需要更多不同地域的教會歷史，不只是某一時期的歷史，而是西元後在那個地域的整個教會歷史。

神的宣教怎樣影響後西方基督世界教會歷史呢？Sundquist 從神的宣教的概念提出普世教會歷史的兩點特色：基督的苦難與使徒的傳承。

基督的苦難(cruciform) 首先指基督的十字架。當教會享受世界榮華權力時，教會便衰落，然後在貧窮與軟弱邊緣地帶從新發展得力。因此我們要注意那些生活在邊緣的與無權勢的，而不是像傳統歷史注視有權勢的與成功的。這樣的歷史並不容易寫，因為很多邊緣人是文盲，他們沒有留下文字資料。但歷史家應盡力搜納資料(例如口語資料) 來寫歷史。

基督的苦難其次指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教信仰是泛文化的，可以適應任何社會文化。道成肉身、翻譯性與處境化都可以幫助寫這新歷史。

第三，基督的苦難帶來轉化的含義。基督徒的舍己與受苦是為了帶來自己的轉變與他人和社會的轉變。很多傳統的西方基督世界教會歷史著重基督教組織制度的歷史，忽略了轉化的功效。基督的苦難帶來個人的改變和社會的轉化¹⁹。

第二個特色是使徒的傳承(apostolicity)。使徒的傳承顯示三一神的滿溢的愛。聖父、聖子與聖靈之間的滿溢的愛流溢至被造物，帶來道成肉身、十字架、復活與升天，後果是復和。教會是一個復和的團體，被召在世界見證神的愛與復和。使徒的傳承給教會歷史帶來三個含義。第一是既然使徒的傳承是滿溢的愛跨越地理和文化地流溢至其他被造物，我們要查看跨文化事蹟，教會跨越地理和文化的事蹟。第二是教會歷史不可以忽略作為基督身體的教會是合一的。教會歷史中有很多不同的運動浪潮，形成不同的組織制度，但只有一普世教會。教會歷史要避免只著重一些組織制度，尊此輕彼。第三是使徒的傳承包括福音的資訊與聖靈的能力，也包括神跡、治病、趕鬼等。教會歷史應包括這一切²⁰。

4. 後西方基督世界實踐神學

神的宣教對實踐神學也有很大的影響。

在西方基督世界裏，很多時宣教是用強迫方法使人歸信基督。現在當然不可以再用強迫方法，但是很容易從權勢的強迫變為心理的強迫。在美國，市場化推銷(marketing)是普遍採用的方法，這方法在教會也很流行。在實踐神學裏這方法也經常被採用。某一程度上，作為有智慧的方法市場化推銷可以被接納，但是市場化推銷是根基於消費主義，以人的情欲意願為推動力，同時打心理戰，容易違背聖經所著重的信任、友誼、非強迫與坦誠。所以實踐神學要很謹慎的採用市場化推銷方法²¹。

另一方面，現在屬靈操練是很流行。神的宣教指出單純個人的屬靈更新是不足夠的，更新應帶來宣教的參與。

最後，在西方神學裏，神學與實踐神學是分開的，宣教是屬於實踐神學。而神學是被看為首要，宣教是次要之一。在神的宣教神學裏，神的宣教是神學的中心。這點會帶來神學教育很重大的改變。

三. 神的宣教神學帶來西方神學教育的重整

神的宣教神學帶來西方神學內容的重整，包括釋經學、神學、教會歷史與實踐神學。既然如此，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西方神學教育必須重整。因為西方神學教育已經普及至全世界，非西方神學教育也通常跟著西方，所以普世神學教育也需要重整。

這個重整是以神的宣教為中心，遍及釋經學、神學、教會歷史與實踐神學。當神學教育的所有內容都以神的宣教為中心，我們就接近聖經所要求的神學教育了²²。

¹ 在本文裏西方基督世界神學等同西方神學。

² 有關西方基督世界和消逝,參考 Murray, Stuart, *Post-Christendom* (Milton Keynes, UK: Paternoster, 2004).

³ 因此產生右翼宗教(the religious right)、道德主流(the moral majority)、茶黨(tea party)等現象，但這些都是曇花一現。

⁴ Thiselton, Anthony C., *The Two Horizon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0), 165-166.

⁵ Wright, Christopher J. H., *The Mission of God* (Downers Grove, IL: IVP, 2006), 63-64.

⁶ Guder, Darrell L., A Multicultural and Translational Approach, in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Five Views in Conversation*, ed. C. Ott (Grand Rapids, MI: Baker, Kindle Edition, 2016), Locations 1227-1230.

⁷ Guder, Darrell L., *Called to Witness: Doing Mission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5), 116.

⁸ Goheen, Michael W., *A Light to the Natio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11).

⁹ Hunsberger, George R., Proposals for a Missional Hermeneutic: Mapping a Conversation (*Missiology* July 2011), 310-312.

¹⁰ Guder, Darrell L., Missional Hermeneutics: The Missional Authority of Scripture — Interpreting Scripture as Missional Formation, *Mission Focus: Annual Review* 15: 106-121.

¹¹ Hunsberger, George R., Proposals for a Missional Hermeneutic: Mapping a Conversation (*Missiology* July 2011), 313.

¹² 同上 314-316 頁。

¹³ 同上 316-317 頁。

¹⁴ Guder, Darrell L., *Called to Witness: Doing Mission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5), 95-96.

¹⁵ Flett, John G., A theology of missio Dei, *Theology in Scotland*, Vol 21, No 1 (2014), 71-72.

¹⁶ Flett, John G., *The Witness of God: The Trinity, Missio Dei, Karl Barth, and the Nature of Christian Communit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Kindle Edition, 2010), Locations 2637-2648.

¹⁷ Guder, Darrell L., Missio Dei: Integrating Theological Formation for Apostolic Vocation (*Missiology* January 2009), 70-71.

¹⁸ Guder, Darrell L., *Called to Witness: Doing Mission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5), 43.

¹⁹ Sundquist, Scott, Missio Dei: Christian History Envisioned as Cruciform Apostolicity (*Missiology* Jan 2009), 38-39.

²⁰ 同上 39-41 頁。

²¹ Guder, Darrell L., *Called to Witness: Doing Mission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5), 37.

²² 在這文章我只涉及神學教育的內容，神學教育的方法也需要重整的。